

北
齊
書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齊書目錄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共五十卷

帝紀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神武上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文襄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武成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列傳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妻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湊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淸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西河王紹仁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城陽王彥基

汝陽王彥忠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緯

齊安王廓

高平王仁英

西河王仁幾

潁川王仁儉

丹陽王仁直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子徽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廣平公威

襄樂王顯國

平秦王歸彥

長樂太守靈山從兄伏護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竇泰

婁昭子徽

韓軌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段榮子韶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子光羨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孫騰

司馬子如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賀拔允

韓賢

王懷

任延敬

高市貴

庫狄威

張保洛

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張瓊

亮雄

尉景

庫狄干子士文

潘樂

莫多婁貸文

庫狄迴洛

薛孤延

侯莫陳相

斛律羌舉

宋顯

高隆之

蔡儻

尉長命

劉貴

莫多婁貸文

庫狄迴洛

薛孤延

侯莫陳相

斛律羌舉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孫奉

陳元康

杜弼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薛琰

敬顯儻

平鑒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紹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 子湛 渾弟齡 族子公緒

李瑱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 奉

高德政

崔昂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弟聯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讓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印

王松年

劉禕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脩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泌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

韋道遜

江旰

陸豫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邱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爾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運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錄

北齊書卷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蓆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獄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額，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答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景儻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囊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

蔡儻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承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介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咸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懼，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竊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竊，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圍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圍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圍焦，以石聖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既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尔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尔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尔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兆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尔朱世

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北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威北敗走。初。孝莊之誅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北等。以兵勢日盛。北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北。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北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北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北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北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殿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北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北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北。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北。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污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北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北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尙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北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北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北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北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己。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搆閒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北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北。神武奮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

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北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北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北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北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卒已。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會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朱光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爾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尙未顯背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朱光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

洛陽。公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公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公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公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蠱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公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卽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錢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公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公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溢口入。公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公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

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公朱兆庭。軍人因宴休墮。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公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公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北齊書卷一

北齊書卷一考證

北齊書卷一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上體生皇考樹○魏書及北史俱作樹生。臣荃按本書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諸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多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宜或可恕惟名樹生故云二名若名樹非二名矣但諸本皆作樹故仍之。

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監本谷訛各從南監本改。臣範按史記谷量牛馬本書襄昭傳內有牛馬以谷量語。

終當爲其子穿鼻○通鑑無子字。

以兵勢日威○一本無以字。

初魏真君內學者○一本君下有中字。臣荃按真君魏世祖年號內學謂圖識之學也見後漢書方伎傳注。

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北史洛作晉。

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通鑑作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

北齊書卷一考證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掘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前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鸞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儻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蔡儻察儻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儻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縮接疊右密邇畿服關隴特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恆州刺史庾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遼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賈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儻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閒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亦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

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蔡儻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庾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開勦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齎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承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羅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儻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

讎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朕能定。爲山止。實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恆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寶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遷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承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就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廐。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恆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

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承熙還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還鄴。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椽。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還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三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迺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寶泰入自潼關。四年正月癸丑。寶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

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地，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驍驎，候船以歸。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勳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板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國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與慶曰：「王去矣。」與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若死則用爾子。與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與慶勵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

射勝馬，墮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墜，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諸州。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余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育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鑊，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蝗蝗陣闢，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蝗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與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驚，並鳴士皆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勸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

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願我能蓄養宜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良庫狄千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樓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慧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景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秘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尙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尙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北齊書卷二

北齊書卷二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下追濟州之軍○監本濟訛齊臣荃按上文有益河東及濟州兵于白溝則齊乃濟字之譌從北史改

居尙書下舍○臣範按魏書作居尙書省北史與本書同

護軍祖榮贊焉○北史榮作璧

西魏豐州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臣範按劉豐字豐生此云劉豐後多云劉豐生當由李氏刊削未盡者劉知幾史通謂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仍謂之斛律

明月此原本外異非刊本之譌十一月壬辰○臣範按通鑑考異魏帝紀十月壬辰敗于沙苑推長歷十月壬辰朔北齊紀十一月誤也

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蹕馳候船以歸○臣範按通鑑棄字上有喪甲士八萬人

高慎據武牢西叛○臣範按高慎之叛釁由高澄崔暹北齊紀傳俱不及北史詳之

三年○臣範按通鑑大同七年高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置倉積穀大同七年乃興和三年也本書及北史俱不載見隋志

潘相樂○臣範按潘樂字相貴本書及北史通鑑多稱相樂未審

至南威梁國○北史威作和

北齊書卷二考證

帝紀第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書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勝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罷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

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遣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況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折白露將圓方憑國靈冀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勦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焚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棄還闕者即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即相加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爲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施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違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孽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羣帥特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懸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死人倫